

文化品牌故事

从坦赞铁路出发

□王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助力非洲国家独立解放,中非老一辈领导人共同做出了修建坦赞铁路的历史性决策,中方累计派出5.6万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远赴非洲,与非洲人民一道披荆斩棘、艰苦奋斗,在茫茫草原上用血汗筑成了中非友谊的伟大丰碑——坦赞铁路。

光阴流转,历经五十多年的岁月洗礼,中非友谊历久弥坚。2024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习近平主席同来华出席峰会的坦桑尼亚总统哈桑、赞比亚总统希奇莱马共同见证了《坦赞铁路激活项目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联结友谊与梦想的坦赞铁路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蓬勃生机。

在坦赞铁路精神的激励下,怀揣着对非洲大地的无限憧憬,我自2012年入职中国土木后便常驻坦桑尼亚工作至今。在这十多年来,我见证了中国援建坦赞铁路铸就的深厚情谊和历史积淀,也亲历了习近平主席2013年对坦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在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合作交流的飞速发展。

哈乌里作为坦桑尼亚本地“土三代”,他的祖父参加了坦赞铁路的建设,他的父亲是中土东非公司的司机,他自己从小在坦赞铁路大院长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命中注定的中土人。他从自卸车司机做起,勤勤恳恳在中土东非公司工作了二十多年,最终成长为一名设备主管。他最自豪的事情就是被中国土木选为“杰出员工”并受邀到北京领奖,每位坐他车的中国人都要听好几遍他自己编写的“哈乌里领奖记”,我们听着开心,他说得也开心,能够由衷地感受到他作为中国土木的一员和公司同命运共成长的自豪。

刚到坦桑尼亚工作的时候,很多上年纪的坦桑尼亚人会主动和我聊起他们在坦赞铁路和中国专家、工人共同工作的经历,细数这些朋友的名字和帮助他们的一件事情。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坦桑尼亚人都赞叹中国在国家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知道中国是基建大国,很多坦桑尼亚人能够和我们分享他们在郑州、石家庄、义乌、武汉、成都旅游、学习或者生活的经历,坦桑尼亚人民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已成为高速发展、自信且强大的国家,同时他们也乐于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中华文化。

这十余年间,我参与了坦桑尼亚中央线米轨铁路改造升级项目,和项目团队一同将这条年久失修的百年老铁路进行翻新改造,铁路运营时速从项目启动前不足30公里提升至70公里,并极大提升了列车运营的安全性,重新激活了这条贯通坦桑尼亚中部经济走廊的运输动脉。

我们有一个营地就在米轨旁边,晚上会有货运列车经过,在营地就能听到列车的轰鸣声。项目建设初期,晚上只有一趟列车经过。项目开始建设大约一年后,现在米轨一晚上能通过两到三趟列车,我们切实感受到了米轨运输能力的提升。

我现在参与的坦桑尼亚中央线标准轨铁路第五标段项目,是一条高标准的电气化铁路,其作为坦桑尼亚的国家级重点项目,建成后运营速度将达到时速160公里,预计年货运量达到1400万吨,未来将联通内陆的布隆迪、刚果(金)等国家。线路贯通后,达累斯萨拉姆港以及坦桑尼亚绝大多数重点城市将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高速、廉价的物流将为坦桑尼亚提供更加澎湃的发展动能。

中土东非公司作为在坦中资企业的突出代表,不仅承建铁路项目,同时公路、桥梁、供水、市政类项目也有着亮眼成绩。今年10月初,东非最长矮塔斜拉桥——马古富力大桥合龙。作为维多利亚湖上首座桥梁工程,马古富力大桥是坦桑尼亚姆万扎地区与邻国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的重要交通枢纽,对提升坦桑尼亚国家形象,推进周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身处坦桑尼亚,我能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坦桑尼亚正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大步快跑,日新月异。

十二年前我来到坦桑尼亚,感受着先辈们用血汗铸就的中非情谊;十二年中我在坦桑尼亚挥洒汗水,经历了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两国的飞速发展。展望未来,我将继续在“同发展、共命运、爱无疆、勇担当”的坦赞铁路精神指引下,扎根东非大地,为中非合作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我心里,我喜爱东非这片热土,它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作者单位:中国土木

家乡的路

□夏雄

一个平常的周五,刚走出公司大门,皎洁的月光倾泻在我脸上。我独自走在高大的梧桐树下,树影摇曳,此时路上已没有多少行人,月光与昏黄的灯光交织在一起,照着我的躯干,身后的人影拉得老长,显得瘦弱与疲惫。

回到住处,辗转反侧间思绪混乱,往事纷飞,难以入眠。当初胸怀“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的豪言壮语进入设计行业已有五年,扪心自问,昔日的激情到今日还剩下几分?做了无数的计算,画了无数的图纸,本该羽翼丰满,展翅高飞之时,却找不到奔头了,天空虽大,何去何从?

我想起了故乡,想起了父亲。次日清晨,我拨通父亲电话:“爸,我今天回家看看。”电话那头,父亲愣了一会儿,可能对于我突如其来的通知感到不知所措。随即又显得有些紧张,“工作不忙吗?还是遇到什么事了?”听到我说没啥事,只是趁周末回来看看而已,父亲这才放下心来,满心欢喜地问我几点到家,他要来车站接我。

“不用了,家里过来那么远,我打个车回去就行。”“没事没事,现在方便了,用不了那么久,你别管了,我去买菜了。”我不太明白父亲所说的“现在方便了”是什么意思,老家到镇上的车站虽然不远,但隔着一段铁路,得绕很远一段路才能过去。或许只是父亲想去接我才这样说的吧。

坐上回家的车,中午之前便到了站。我走出车站,环顾四周,父亲正在与周边的人聊天,想来早就到了。父亲几乎在同一时刻也看见了我,便与周边的人打过招呼,径直朝我走来。

父亲的肤色依旧黝黑,这是庄稼人的象征,眼角堆满了皱纹,在走近我的那一刻,也堆出了笑意。父亲习惯性地接过我的包,随手不知道从哪儿掏出一个李子递给我,说是刚刚聊天的老乡给的。

坐上父亲的摩托车,乡间的凉风迎面而来,疲惫与困倦随风消散,心旷神怡。

父亲拐入一条我从未走过的道路,我疑惑地问父亲是不是走错了,父亲笑着说:“这是刚修通不久的新路,可以直接从铁路下面穿过去,你待会儿就知道了。”我瞬间明白了先前父亲说“现在方便了”的意思,同时惊讶于家乡的变化。

随着一段上坡路走到坡顶,熟悉的铁路横亘在眼前,同时出现的,还有铁路下方陌生的通道。像是在绵延无尽的城墙下开了一扇门,穿过大门,便到了家。

父亲的车刚停在门口,就有邻居上来聊天,“儿子回来啦,瞧你高兴的。”“你儿子做啥工作的?”“我儿子工作忙,在设计院搞设计,桥梁设计,建大桥的……”

邻里们对于父亲的解释一知半解,毕竟父亲自己对于我的工作也是一知半解,但是这不妨碍他们形成统一的认知,那就是我做的事情很高端。父亲欢乐地与人交谈,嘴里,眼里都流露出自豪,说到兴起甚至有些手舞足蹈。

午饭的时候,我问父亲,怎么会突然修起这样一条路,毕竟涉及铁路,肯定不是一项容易的工程。

父亲对于项目建设只是了解一些大概,说是道路改扩建之类的项目,市里找了铁路部门商谈,还特地找了铁路设计院设计。但是对于这条路给大家带来的便利,却说得滔滔不绝,以前去一趟城里得花半个多小时,大伙儿都对这条铁路怨声载道,现在好了,不到十分钟就进城了,没事就去城里转转……

父亲越说越起劲,还开玩笑地问我:“会不会就是找的你们设计院哦。”我也笑着说:“说不定哦,我回去问问。”

父亲对我工作的自豪感以及修路架桥给乡亲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便利让我感触颇深。出发之前,我还在困惑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可能这些就是工作的意义吧。

谁没有迷茫过呢,应对迷茫,除了脚踏实地,提升自我,别无他法。天空虽大,冲上九霄的能有几人?大部分人还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虽然默默无闻,但他们的奉献却实实在在,无法磨灭,无法忽视。况且,冲上九霄的人,哪一个不是经历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的坚守呢?

“逢山凿路”,面对现实中横亘在眼前的大山,作为铁建人,誓要凿出一条宽广大道;面对横亘在我们心中的阻碍,也要沉下心来,凿出一条明亮心路,秉初心以致远。

后来我了解到,家乡的那个下穿铁路框架涵,还真是我同事负责的项目。我的同事,用他的努力建设着我的家乡;而我的工作,说不定也在建设着哪一位同事的家乡吧!

作者单位:上海院

灯火里的亲情

□文若锦

华灯初上,一盏盏灯光像夜幕降临中的流星,渐渐点亮了暗淡的大地,我在台灯下翻开汪曾祺先生对家的怀念,读着他琐碎真实的生活,温情而又饱含哲理。看似平凡的灯火之光,闪烁着独一无二的幸福。

汪曾祺先生在《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书中写道,“祖母是个很勤劳的人,一年四季不闲着”。此刻,回忆悄然涌现,我想起我的奶奶生前不仅是一位闲不住的人,更是一位很要强的人。

灯光在岁岁年年中见证了奶奶的辛勤和不甘落后。奶奶家客厅里有一根尾部发黑的长条日光灯,按了开关之后它会闪几下再亮起来,但它比任何一盏灯的光温暖,因为那是承载我和奶奶回忆的光。盛夏之际,奶奶会腌制香辣的豆瓣酱,寒冬腊月时,则是灌好肥瘦相间的香肠,她照料着我们的衣食起居,自己却弯着腰、佝偻着背,落下一身病。

奶奶小时候只读到了小学三年级,但她却读了一辈子的书。听妈妈说,在我3岁时,奶奶就在日光灯下摆了两张小板凳,一老一小迎着灯光的方向,饱经风霜的大手抓着稚嫩的小手,一笔一划慢慢地教我写字,铅笔字反着光闪着,我就睡眼蒙眬了。那时候,时间走得很慢,我能一边吃着奶奶舍不得吃留给我的草莓,一边点着头仔细地听她唠叨要好好读书,长大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后来,灯管里飞进了黑色的小飞虫,奶奶的眼睛也蒙上了一层灰色,她看不清书上的字,就自己在小摊上买了副10元的老花镜,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询问我之后标注同音字,书皮上的“皱纹”比她眼角的沟壑还要多,一次次翻阅的洗礼,那些书像极了一个个弯着腰的“老人”。奶奶的血液里流淌着刻苦和要强,她坐在灯下看书,我就用小手比划着,描着她的剪影,她对我笑着露出一颗银色的假牙,在灯光下闪耀的金属光泽照亮了我幸福的童年。

我小的时候奶奶腿就不好,一瘸一拐却总能追上我小小的步伐,但就在去年夏末,她没能跟上。特殊时期,奶奶“不辞而别”,我没能见到奶奶最后一面,她就变成了一张黑白照片。那天,阳光明媚,奶奶却定格在冰冷的石碑上朝我笑着,那颗银色假牙不再闪光,自那时起,属于我和奶奶的灯,熄灭了。回程已是黑夜,大家在高铁上坐着、沉默着,看着万家灯火,奶奶再也不能为我们点亮回家的路。灯光仿佛越来越暗,我闭着眼,思绪不断飞奔,我惆怅奶奶为何匆匆离去,又遗憾这炫目多彩的灯光不能为她而亮。子欲养而亲不待,灯火明而不再可亲。

灯火在朝朝暮暮中融化了岁月的冰霜。曹勋在《满庭芳》中写道,“看天边,飞金走玉难留”,时光荏苒,我们摸不到时间的影子,它就飞逝而过。但汪曾祺先生却说,“人生时间有限,但空间无限,最重要的是在有限中寻求无限”。没了奶奶的照顾,我们不敢放心爷爷一个人在老家,征求他的同意后,我们把他接到身边;家里少了个房间,我们就租房住。当一家人都围坐在餐桌前,我终于抬头望向那盏灯,它越来越明亮,充满着柔情和力量。恍惚间,在那灯火之中,我偶尔也会看见奶奶向着背读书的身影,激励着我不断前进。

家人就是眼前的幸福,只要家人在,灯火就是亮的。那灯火通明的地方,便是家的方向,它能够照亮心中每一寸角落。在有限的的时间里,浮沉岁月总会冲刷一些痕迹,但家人的爱会代代相传,像不灭的灯火照亮奋进之路。

看遍霓虹璀璨,不抵家中灯火。这可亲的灯火,是温暖心房的治愈之光,是照耀前行的引领之光,是传承亲情的永恒之光。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四局路桥分公司



天路(软油画棒创作) 任婧作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三局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庚子年秋田百慧书 田百慧作 作者单位:中铁十九局

七十五载谱华章,初心不忘铸辉煌。 庚子年秋张树昌书 张树昌作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二局天瑞公司

静心思远 才有所悟

□王晓玉

小时候,最开心的事便是用攒了好多天的零花钱去买书了。放学后,直奔新华书店,拿了那本《神话故事》,飞奔回家。我独坐在外公家的摇椅上,摒弃世界上一切的喧嚣,轻轻地翻开书的第一页,新书有一股印刷油墨的味道,里边还夹杂着文字的清香。

世界是喧闹的,只有读书能让我静下来,无畏这浮躁的世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更多接受的是碎片化阅读,看公众号,看视频号,听他人讲解,普遍缺乏系统性阅读,静心将一本书读完都是难事。做到静读,是要下一番功夫的。

读书习惯的养成,是由环境造成的。外公家是我读书启蒙的地方,也是我的秘密基地。外公家有一幅中堂,中间画的是株梅花的枝干,上面开着粉色的梅花,两侧题有“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诗句,外公说,若我此生能把这两句话做到,便也没有什么烦忧了。小时候,心智未开,不明白诗中含义,长大后,才明白诗中之意。外公家是一处幽静的住所,院子里除了一棵老槐树,便是花鸟虫鱼,夏天槐树可以遮阴纳凉,冬天天阳光穿透槐树的枝干,总能让人心头一暖。在这样既能充满生机又能回归宁静的环境里,不与书籍共赏,岂不是浪费了大好时光!

喜欢阅读的种子便是在那时埋下的,外公是个极爱读书的人,他一直在收集古典名著,有的书皮已经没了,旧得已经没法看了;有的被老鼠啃掉了好几页,外公是舍不得扔的。一次,外婆把他的书扔了,他为此发了好大的脾气,好几天都没有理外婆,外公对书的执念是有些重的。

外公的字也是好看的。过年时的春联都是外公亲自写的,除夕当天,外公是要起个大早的。研墨、润笔、剪纸、写春联、和糨糊,一套流程是很有讲究的。安徽人总是有一些文人墨客的情怀在身上的,外公储藏了一方砚台,轻易不会示人的,我只远远地看过一次,那墨宝看着有些年头,上边篆刻着“清风霁月”四字,直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

正是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静水流深,使我在阅读的路上越走越远。大学时期,课业开始轻松起来,有了很多闲暇时间。我就开始培养自己阅读的习惯,周六日总是去图书馆找一两本感兴趣的书籍研读,从简单到困难,从少到多,从书到经典,这一读到现在已经有200多本书籍,回首过往,才觉得坚持弥足珍贵。

学生时期主要攻读的还是书本及心理学方面的书

籍,走向社会以后,对中国的古诗词经典、中医学有很深的兴趣。在安静的环境下,可在幽静的清晨、悠闲的午后、空旷的田野,闭目广思,想一些往事故人,一些花草树木,一些鸟兽虫鱼,慢慢地,从前的画面渐渐清晰可见,死去的记忆在脑海中跳跃起来,活灵活现。

阅读经典最大的感受就是文辞优美、字字珠玑。读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像进入了古人的诗词鉴赏大会,每一首诗,每一首词,都浸润着古人的思想,读诗词就像在跟古人对话,互相诉说着不同时代的悲伤;读《黄帝内经》,才能领悟中国“阴阳”学说,中医注重分析药的药性,而不是分析西医上的成分,中医“脉学”更不是坑蒙拐骗,而是行走的“体检仪器”;读《曾国藩家书》,才知曾国藩以孝治家,勤奋而立家业;以严治军,虽享高名而不骄奢;为人处世,又宽严并济,才成就了一代名臣。

不读书,就品不懂诗词美赋;不读书,就参不透古文经典;不读书,亦理不清忠孝礼义。我很感念当初的自己,从未因为书籍枯燥,而抱怨不已;也未因静读的孤独,就半途而废。

不见远山,怎知远山?唯有静心思远,才有所悟。 作者单位:中铁十五局四公司